

一、
一直拍不出好照片。

在苦悶的醫院生活中，能夠從護理站及病房外的長廊，看見光與影合力為窗外的風景增添變化，這也算是種暫時的解脫了罷。因此，最近我興起留存這般美景的念頭，無奈幾次試圖等待那一剎那皆未果，原因無他——風一旦吹起，便無法叫這些淘氣的林葉與光影凝滯在那一瞬間。

好想拍出那種美啊！我心中不禁吶喊著。但這樣不行，為了家人，還是應該加緊腳步，從不上不下的研究醫師升上主治，才能偷得浮生之間。

穿上醫師袍後，我前去今天的晨會聽其他醫師報告病人的情況。小學弟在小教室前難掩興奮地敘述其中一位病人目前的病情。「我們用電腦斷層掃描檢查病人的腹部後，發現在病患的 T12 level，竟然真的有一顆直徑約 7 公分的主動脈瘤，所以我們預計……」。

一般來說，發現病患身體有異常時，無論如何都不該語出驚喜，但唯獨這個情形不同，因為動脈瘤，就像充得很飽的水球，可以想像的是，如果因為突發狀況讓它破掉的話，裡面的水，呃不對，是血，就會說時遲那時快地大量宣洩到腹腔，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即使是最及時的治療，也有大於 70% 的機率救不回病人，更別說到院前死亡的那些病人了。

更恐怖的是，動脈瘤比較明顯的症狀就是如刀割的腹痛或背痛，不過，會有這種症狀的病太多了，大多病人也不會提早檢查。所以，能夠在炸彈爆炸前提前拆除，那真的是該慶祝的一件事。

而這是這個月第四位病人被發現有動脈瘤了，能有這麼多人從死門關前被拉回來，一如往常地必須歸功於我的老師，李泰百醫師。

晨會結束後，剛好遇到老師，畢竟認識多年了，當然不免打趣的對他唱著最近很著迷的一首歌，開他一下玩笑：

……/要是能重來/我要選李白/創作也能到那麼高端/被那麼多人崇拜/……

李榮浩 《李白》

老師一聽到我這句歌詞就好奇的問說：「小榮啊！怎麼一大早就在唱歌，心情這麼好？是在唱些什麼啊？」

「我在歌頌我們醫院的醫仙啊！人家唐朝有詩仙李太白，我們醫院有李泰百，哈哈！」

「少來了，只會耍嘴皮子，也不去多看幾個病人，你就會像我一樣啦。」聽得出來雖然老師嘴上不明說，也因為自己檢查出動脈瘤而難掩興奮。

「不過老師，跟在你身邊那麼久了，我一直很好奇，為什麼檢查出來的機率那麼低，你還是能檢查出那麼多例動脈瘤的病人？」身為一個必須快速進步的小醫師，快和老師學學他的看家本領有益無害。

但沒想到，平常就像李白一樣，瀟灑隨性的李醫師，聽到我這句沒有任何輕蔑語氣的虛心求教後，竟出乎意料地，斂起了原本的笑容，鎖起眉頭，以近乎悲痛的低沉聲音簡單說了一句話：「記住，我從來不看什麼機率，你最好也記得，生命的機率只有 0 與 1。」

我頓時反應不過來，也只能微微一愣，並唯唯稱是。

隨著老師轉身，我的視線便從他的臉轉移到背部一大片白袍與老師略帶斑白的頭髮，這樣的景象竟與醫院長廊冷冷的白牆融為一體，不過，我的眼睛跟著老師邁了幾步，又突然在他再次回過頭時驟止。

老師好像記起了什麼，試著用早先開玩笑的語調回應我哼的句子：「喔我覺得歌詞還不錯，但是啊！」

「有人知道他在成為詩仙前經歷過什麼嗎？」

不知怎麼地，任憑聲音多麼輕鬆幽默，我的眼裡還是只有老師頂上的蠶絲，以可見的速度蔓生，以及緊握的拳頭，發紅。

二、

周一的人潮果然很多，逼得我快兩點才結束早上的門診。我一邊想著要吃什麼，一邊走著，順便查看手機。

四通未接來電。誰啊？果然是老婆。本來想要下意識地回撥，但上班的疲累與飢腸轆轆，使我將它收回口袋，「什麼嘛！也不想我上班很辛苦的，還打那麼多通。算了，有事你就會撥過來吧」，我這樣想著，隨即將心思放到午餐的選擇與下午的行程上。

剛坐下要打開便當時，手機又響了，我看了看手錶，深吸一口氣，才接起電話，用右頸夾著：「喂？老婆喔？怎麼啦？」

我夾起一口白飯，放入口中。她說什麼我其實也沒聽得很清楚。

「喔是喔？你說那件事喔？對不起啦我今天還是有點忙，你看看，到現在我才能吃個午飯……，我今天喔？會會會！我會回家！那那時候再說吧。」最後幾個字我說的有點不清楚，順手扒了幾口飯，難免嘛。

「那你回家的時候想想看喔。」她的語氣好像有些著急，不過不是急躁的那種，好像有些懇求。

「恩，好啦好啦，我先吃喔！晚點醫院還有事，恩，晚上見。」我直接掛掉，繼續吃我的便當。

其實，我也不想要搞得那麼緊湊啊，這幾天最近寫的論文要投到國外去，醫院的事情又這麼多，要是不積極一點，今年九月又不能升主治了。帶著兒子出國玩，什麼時候都可以嘛，再等我熬一下吧！等一下就好。

數天後，為了論文的最後潤飾，我主動去找老師討論。

「所以這邊的邏輯，還有什麼不夠嚴謹的地方嗎？」雖然問了很多遍，但畢竟事關點數很高的期刊，還是要再謹慎確認一下。

「唉呀，都已經確認那麼多次了還有需要再讓我過目嗎，哈哈！」李白就是李白，詩篇一就，再不作二閱。「不過說真的，我還真佩服你的努力，平時工作也很賣力，非到緊要關頭絕不請假，寫論文也很積極，有同事或其他前輩找你代班你也在所不辭，就連我都受到你不少幫助呢！」還沒能將倦容轉為淺笑，他又話鋒一轉，「不過啊小榮，不要怪我不提醒你，別為了工作，或者——即使再怎麼偉大——為了病人，就忘記其他重要的事情啊。」

又是那似曾相識的低沉聲音——如果不是我太累聽錯的話——顫抖著。怎麼最近老師一改往

爽朗不羈的個性呢？

「哀，這也沒辦法啊，不瞞老師說，其實這幾天回到家，一直和我老婆爭論計畫出國旅遊的事情。」我稍微理了一下自己的立場，再說：「其實我也不是真的就是一個工作狂嘛，我也想要和心愛的老婆和即將要進小學的兒子一起來一次難得的旅行啊！但是我想老師，你也曾經像我一樣，你也知道的，我現在這個位子，上不上下不下，如果不趁我年輕的時候拚一點，之後也沒辦法和家人沒有後顧之憂的生活啊。我覺得……，老師？老師你怎麼了？」

眼前的他，好像突然不太舒服，右手緊抓著左下方衣角不放，雙眼與牙關緊閉，頭微微垂下。

不過大概過了十秒左右，老師就慢慢地張開眼睛，重新坐挺。「沒事的，只是突然有些肚子痛，可能……，前一晚吃了太多生魚片吧。」他擠出一抹笑容，汗水滑過嘴角，「你繼續說吧。」

我猶豫地繼續了：「……，我覺得老婆可能也是有她的苦衷吧，我知道她想去旅行很久了，上一次出國是我們蜜月時，那也是我當住院醫師前的事了。我們都是愛旅行的人，但是，生活就是不斷的掙扎啊，有了兒子後，這些日子以來她為了他，也一直在忍耐，不過現在正值非常時刻，該做的事還是要做完啊！」

「你還記得你那次去蜜月時我怎麼說的嗎？」

「嗯？」

「我說，快去玩吧！家人才是最重要的，有些事是不能錯過的。」他握著拳頭。

「但那不一樣啊，蜜月嘛總是必須的，況且，總是要等事情告一段落，那時再出去也不遲啊！」

「你怎麼那麼死腦筋啊！」他臉色慘白，就像身後冷冰的牆那樣。「你快去交論文，然後跟我請假，去陪你的家人！」我聽得出來，這不是建議，是一種命令，甚至是一種威脅。

三、

今天其實本來是休假的，雖然老師一直希望我快去陪老婆還有兒子，但前一個月答應的他的事還是得做。

早在一個月前，老師就和我說他要去旅行。

「怎麼了啊？老師，平常你好像不是會沒事丟下那些門診病患和病房不顧的人呢？是不是要跟誰幽會啊？哈哈。」

「難得你一下就猜對了呢！」老師臉上還真洋溢了一股要去蜜月的幸福笑容呢！難為他也是個已邁老年的男人，居然還能有這種表情，該不會老師……。

還沒想完，不對，還沒敢臆測同行的人是誰，老師好像就察覺到我的驚詫：「是和前世情人啦，前世情人！」說完仍留在粉紅泡泡裡，怡然自得。

「原來是這樣啊，怎麼突然挑這個時間去呢？不是也快到老師下個月的年休了嗎？」

「因為我想抓緊時間嘛……。」

「抓什麼時間？」

「喔喔！沒……沒事啦，只是想說女兒剛好最近大學畢業，想和她去走走，機會難得，要及時把握啊！」

窗外無風，想說等到結束這段談話就拍個照。

「老師真是顧病患又顧家的好男人呢！不過是要去哪裡啊？」

「峇里島。」老師有點不好意思的說道。

當時最後想拍照，結果又來不及了，真是可惜，我看著窗外想著。估計老師現在正在峇里島的沙灘上看著穿著比基尼的女兒吧！不是，我怎麼會想到那裡去呢？不過為何要去一個20年前的蜜月盛地啊？

還沒能想下去，就聽到同事傳來的快報，是關於下一任外科主任人選。

「怎麼會？」我原本以為老師平時救治病患盡心盡力，在治療動脈瘤上也是首屈一指，應該是勝券在握的，但沒想到竟然是張醫師！

「還有啊，你知道嗎，其實據說原本早已內定是李醫師，但是他本人好像非常堅決不同意這個安排，反而推薦了張醫師。」

雖說我早就知道老師喜愛臨床醫療勝過處理行政事務，不過，當了外科主任的話，也可以讓老師嘗試著分配外科的醫療資源啊！

「我希望醫療，可以不要用數據去決定。要把病人當成自己的家人那樣檢查、治療。而不是因為某些檢查看似不必要，就被健保放大核刪而讓醫生綁手綁腳。」這句話，言猶在耳。

這不合理啊！還是因為老師自己也覺得這是不可能改變的，所以才放棄這個機會。

「小榮你怎麼了？」同事問到最後一次我才回過神。「喔！沒什麼啦，想到一些事。」

稍後，在走廊上遇到了剛成為外科主任的張醫師，張醫師也是我很景仰的一位前輩，所以雖然有些不解老師的用意，

「張醫師！恭喜你了！」

「沒什麼好恭喜的啦，謝謝。」他好像笑得有些尷尬。是因為覺得自己不是一開始就在角逐的名單中有些不開心嗎？

「那個小榮啊，你是跟在李醫師身邊的醫師吧？」

對啊，我默默在心中答道。

「要注意一下老師的身體喔！他好像身體不太舒服。」

「怎麼這麼說呢？」

「他出國前和我談主任的事的時候，好像臉色不太好，感覺老了好幾歲，而且肚子也有點痛……。」

「……。」

「總之他回來之後，你幫我留意一下他的狀況。有事就通知一下我吧。」

我還沒來得及留意，風就吹起來了。

四、

再次和老師聯繫上，是聽說他回國後的隔兩天，在醫院的電話中，不過傳來的是一個女生的聲音。

「是……是曾……曾尚榮……醫師嗎？」

她在哭。

「是！我是，沒關係你慢慢說，你是哪位？」聽起來有事情發生了。

「我是，李泰百醫師的女兒。」

聽完她的說法後我大致了解情況。老師突然暈倒，情況危急，已經在來醫院的路上了，但是為了搶救老師，所以先打給我，讓我能盡早安排適合的醫師與後續事項。出國這幾天，老師看起來都有些疲倦，偶爾神色痛苦，面色紅潤，但不是有福氣的那種紅，喔對了，好像肚子常常有點痛。稍早，是在家中突然步態不穩暈倒，女兒上前察看發現老師臉色蒼白，有休克現象。

我稍微看著窗外，風有點大。再低頭沉思：肚子痛、休克、臉色蒼白……，雖然機率很小，但是還是要為這種萬一做準備。

「護理長，快去幫我空出一間刀房，再去幫我準備 A 型血、升壓劑、人工血管還有其他手術器材。照會一下肝膽腸胃外科的醫師和我一起上刀，這些事做完之後通知一下外科主任，請他在手術房外等我，等等需要大家的幫忙盡快將送來的病患推進刀房，不排除要開腹部主動脈瘤破裂的緊急刀。」

老師在眼前的病床上，我注意到他的拳頭還緊握著。緊急劃開才發現滿目瘡痍，血汨汨流出，連本來該很明顯的胃都被血淹沒了，1000 嗎？不，看這個血量，可能有 1500 了。好慘，但還有機會。

「生命徵象？」

「血壓 70/23，心跳 149」

「好，注射升壓劑，先用 200 μ g/min……。」

30 分鐘後，創口大致補起來了，血壓也沒再下降，不過現在還是關鍵期，一個不小心就會死。我走到手術房外，看見坐著的張醫師與身旁的，應該是李醫師的女兒，好像剛大哭過，現在肩膀微微顫抖，緊閉雙眼，祈禱著。

「怎麼樣了？還穩定嗎？」話是張醫師問的，雖然有些緊張，但他畢竟也是專業的醫師。不，專業醫師才會知道動脈瘤的嚴重性。

「目前還算穩定，不過要再觀察個一天。」

「一天啊！真是難熬呢。既然這樣，我們就來說你爸爸的故事吧？」

她張開眼睛轉向張醫師，「你知道我爸爸的事？」

沒想到他回了一句我都覺得好奇的話，「對，但嚴格來說，是你爸爸和媽媽的事。」

五、

「醫師，有一位急診病患正從南京三民路口送往你們那邊，大約十分鐘後會到院，請您盡早安排後續處理。」由電話另一頭的語氣可以知道情況緊急。

李醫師順手按了擴音，以利情形可以被全急診待命室的同仁聽見。「好的，病患目前情況如何？」他耐心、沉著，全然就是專業醫師的作風。

「約為三十歲上下的女性，目前昏迷中，四肢冰冷，血壓為 60/30，心跳大約每分鐘 200 下，已量不到脈搏，呈現休克狀態…？喂？醫師？您還在嗎？」

我看著他不發一語，眉頭微蹙，最後低頭沉思了一下，手用力地搓著，好像想到什麼，正在盤算著。

「醫師？醫師？我可以繼續了嗎？」

他彷彿從夢境中驚醒過來，震了一下，深吸一口氣再緩慢吐出，似乎也試圖吐出什麼不愉快的想法，「喔是，是的我在，你繼續說」。

「恩。聯絡我們的人表示，病患當時正要走出八樓的住家，然而剛踏出家門就痛苦地抱著腹部倒地掙扎，不時傳出悽慘的呻吟。」

我想，這大概是典型的內出血吧，我相信李醫師應該也很清楚這樣的情形，但他最後並不是一如往常自信的表示了解，並立即決斷，反而有些狐疑地，甚至可以說是害怕地，只淡淡了說了一句：明白了，請快點送來吧。

他放下話筒的瞬間，感覺全待命室正搖的天搖地晃，使得他掛都沒掛好，頓時只剩嘟聲壓得我喘不過氣，而約莫有一分鐘的時間，餘震在他的手上皆未平息，這不是平常的他，不是那個好整以暇指揮若定的他，他怎麼了呢？

終於，他勉強吐出幾個歪斜顫抖的字，請我幫忙聯絡護理站準備緊急刀房與三袋 A 型血（我當時甚至不知道為何他會在未被告知的情況下要我們準備 A 型血），並以近乎懇求的方式拜託我這個小他一屆的學弟與他一起救治這位病患。

我想問他如此害怕的原因是什麼，但他看著我並擠出微笑與一滴淚水，輕輕地說：「沒有，只是想著今天的夜晚可能很漫長，我可能會撐不下去，拜託了，好吧？」

我現在還忘不了我當時試圖從他的眼裡攫取更多訊息的時候所看見的景象。

沒有我，沒有光，一片漆黑。

那時，我所感覺到的聲音只有窗外樹葉受風吹動的沙啞聲和未曾間斷過的話筒聲，直到我們快步走離待命室至徐州路的出口迎接病患前，風都還在吹著。我無意間瞥見了那隻因緊握而發顫的拳頭，以及過度搓揉而紅的手指。

「所以，那是我媽？」李小姐彷彿猜到了什麼，一副不可置信的眼神。

「你知道你媽媽是因為什麼死的嗎？」

「好像是動脈瘤吧，雖然我只有聽我爸爸說過，但完全不知道這是什麼病。」

「那個，插嘴一下，李小姐，你知道你爸爸為什麼帶你去峇里島旅行嗎？」

「我其實也不清楚為什麼要選峇里島，怎麼不選日本或是香港呢？但我當時問他，他只是有點輕描淡寫的說，他以前曾經想要去，但後來因為一些意外沒去成，想再去一次。至於時間嘛，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挑最近，明明我還有一個月才畢業啊！」

一個月、畢業，怎麼和我聽到的不一樣？

「你說你最近去了峇里島？」沒想到張醫師也一臉驚訝的問了，「也太巧了吧，那時他也是這樣說的……。」這個問題，引出了後面半段的故事，他前面還沒說完的。

手術細節我就不說了，反正那次的搶救很久，真的很久，血雖然後來止住了，但是心跳一直很不穩定，於是李醫師為他的老婆做心臟按摩。他沒有喊累，但我看得出來，從他一直換手，空出的那隻手有空就轉轉拇指的景象，我就知道他的手可能快抽筋了。

「學長，我來吧，你休息一下。」我伸出手想幫助他。

「不要，我要自己救活她。」說完他用空出的那隻上臂擦擦汗，不，現在回想起來，可能是眼淚吧。

到了最後，還是沒有辦法。

我想安慰學長，但我沒有資格，我也無法理解他的心痛，只能在手術房裡陪他，他跪著，我就跟著彎下身，他站著我就並肩而站。

我還記得他的第一句話是：「我賭輸了！原本以為都已經止住出血了，機率應該會大一點的！」我沒聽過他那麼大聲，那麼生氣，他緊握拳頭，手套上的鮮血還沒乾，被擠得一滴一滴落下。

說完，他的眼淚也跟著落下，到後來我分不清他流的是淚，抑或淌著的是血。

我不常哭，但看見優秀的學長使盡全力依然救不回自己心愛的人，我就忍不住也一起啜泣。

然後他說：「你知道嗎，小張，我還沒，還沒跟他去蜜月旅行呢！我答應他等我升上主治，要陪他去的！峇里島啊！你知道嗎！峇里島！我想和她一起潛水、做日光浴、度假，我想和她還有我的女兒一起去！」

他站起來走回手術床，跪在冷冰的，毫無血色的遺體旁：「你要我怎麼辦嘛！你不開心我沒陪你出去你就說啊！對我生氣啊！逼我和你出去不然你就要離婚啊！為什麼，為什麼你要賭氣！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懲罰我！我們的女兒怎麼辦！我呢？我又該怎麼辦，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我救不了我的老婆……。」

六、

聽到這裡，我開始回想，旅行、請假、提早出國、不當外科主任、峇里島、女兒、情人、我的家人、及時、機率、知道自己肚子痛、……。我也開始緊握拳頭了，你不要死，老師！不要放棄啊！

過了33個小時，老師終於脫離險境了。一得知這個消息，我也顧不得我自己還在看診便衝去病房。

「小榮啊！」老師有些有氣無力的說道，帶著微笑，身旁是他的女兒，趴在他的旁邊睡著了。

「老師，你終於醒了，看來我醫術也是滿高超的呢！」我知道他曾自我放棄過，但我沒提。

「哈哈！才不是呢，是我的賭運太差了，你看吧我就說！不要相信機率。」說完他摸摸女兒的頭髮。「看來我退休後可能也可以去當個NBA球評，成為糗爺第二。」

可以搞笑啊，那應該好得差不多了呢！我心想。

「老師，在你退休前，幫我代個班吧？」我終於下定決心說了。老師一臉疑惑，於是我繼續：「我也想和家人去峇里島玩玩看，聽說很好玩。」

老師先愣了一下，隨後開心的點頭。

七、

走出醫院大門，看到遠方公園的林蔭與陽光配合得恰到好處，正值無風之時，我趕緊把掛在脖子上的新買的相機拿起來，對準鏡頭，喀擦！

人生如戲

牙醫學系五年級 江文慈



自古以來，人生如戲，戲如人生。而最悲哀的，不是必須演戲，而是在劇終時，才發現演的人只有自己。

* T大醫院外科主任 李予強 10月18號
10:30AM

「主任嗎？請進請進！我們李醫師已經在裡面等您了喔！」我跟著助理的腳步踏入神經內科總醫師的診間。

一入內，桌前坐著一個穿著白袍、半掛著口罩的年輕醫師，聚精會神地盯著電腦螢幕，正在思考什麼的模樣，我不發一語地逕自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

「啊！老師，謝謝您撥空前來，好久不見，最近還好嗎？」眼前的年輕人滿臉堆笑地抬頭，溫柔的眼神中卻又帶著一股說不上來的，令人討厭的銳利。

「你是幾年級的？我教過你嗎？怎麼沒有印象。」真是的，下午還有一台刀要開，怎地在這傢伙這裡浪費時間？我微皺著眉，轉頭瞥了一眼站在旁邊的助理，明確地表達我的不友善，潛意識裡希望快點結束這個會面。

「哈哈，老師，您真愛開玩笑，我是李亦啊！三年級的時候給您教過幾堂大體解剖，最後期末跑台考還是您親自收的卷，您應該還記得吧？」

李亦？我認真地在回憶的洪流裡打撈這個名字，隨著他語調上揚的話聲落下，剛升外科主治那年，給學生辦的跑台場景突然浮現……啊！李亦！那張二十個空格裡全填上 facial artery 的考卷。

「原來就是你啊！頭頸部血管學得那麼糟，如今出來害人了啊？」想當年自己對這個學生可是寄予厚望，現在想起來仍能感受到一種說不出口的、疼惜的感覺，但就事論事，不論站在老師或醫生的角度，我都有理由好好教訓他一頓。

「唉老師您別提了，就因為當年被您的題目電得慘兮兮，我才痛下決心把這塊學好，死拖活拉的啃了好幾本原文書，現在也勉強混到神內 CR 了，想起來那段痛苦的歲月也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呢！」

什麼？！這傢伙看起來不三不四，當年成績差的可以，竟然已經是這樣的職位了？畢竟想在知名的大醫院升到總醫師，深厚的學問是基本，更重要的是人脈和時機，自己也才升主治沒幾年不是嗎？怎麼一轉眼自己的學生已經是神經內科總醫師了？難道這就是所謂人不可貌相，抑或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嗎？

儘管內心有些許的訝異和佩服，看到李亦那張因回憶起從前而閃著光輝的臉孔，不習慣稱讚別人的我，也只是淡淡的回了句「嗯，是啊」。

原以為李亦會因此而感到有點失望，沒想到他仍舊微笑地看著我，眼神裡沒有得到

讚許的期待，反而帶著一點理解和同情。等等，同情？好歹我也是外科主治，這傢伙憑甚麼露出那樣的表情看我，好像在抬高他自己的身價，暗暗嘲笑我即將被年輕一代的漂亮臉孔所取代。即使內心深處明白他不一定是這樣的想法，但只要一有這種念頭冒出來，就會激發我不甘示弱的性格，或許正是這樣的不服輸，才讓我在學生時期就立志走外科，只為了證明自己的抗壓性。

想遠了，眼前這個李亦實在過分，我冷冷的盯著他道：「怎麼？今天是遇到什麼棘手的 case 所以找我來討論嗎？」八成是如此，這乳臭未乾的年輕醫師，即使再怎麼努力上進，臨床經驗究竟需要時間的沉澱。

「老師果然厲害，馬上就猜到我的意圖，哈哈！」李亦絲毫不在乎那些帶刺的話，一邊爽朗的笑著，一邊翻開一疊厚重的資料。

看他低著頭瀏覽一份一份的檔案，我心中成功反擊後的得意，漸漸被渴望挑戰的好奇心和好勝心所取代。當年剛踏入外科的自己，也常常抱著病人的資料，厚著臉皮去敲主任的門，曾幾何時，歲月飛逝，自己也成了被請教的外科主任了。我不喜歡甚至要求自己不能求助於人，但幹醫生這行，很多時候卻由不得你逞強，眼前的小子想必也是經過一番掙扎，才拉下臉來尋求協助的吧！

「老師，您看這份 MRI 的檔案，您會往哪個方向考慮？」李亦的聲音把我拉回現實。說起來還真有點不好意思，也許真是有點年紀了，最近總常常一個人沉浸在回憶裡。

我看著一張張黑白的磁振造影，很明顯這位病患的大腦萎縮，尤其集中在海馬迴的部分，即使沒有正常的影像提供比對，仍可以看出大腦皮質遭受侵犯。我心中早有了底，百分之八十是 AD，也就五十歲以上老人最

常見的中樞退化疾病，阿茲海默症。但如此輕鬆寫意的診斷，眼前這位神經內科總醫師又何必專程跑來問我呢？這樣的故佈疑陣讓我不敢妄下定論，也許是我多疑，也或許李亦正等著我說出診斷後，再拿出其他資料來推翻我。

「還有其他臨床參考資料嗎？病人的 PI 和記憶力檢測呢？」雖然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醫學知識息息相關，如何診斷阿茲海默症，這點身為醫者應該有的常識我怎麼可能不了解呢？哼，我堂堂外科主治可輪不到自己的學生來戲弄。

「啊！有的有的，在這兒呢！」李亦一副突然想起來似地抽出幾張資料遞給我，這小子真狡猾，八成刻意隱瞞，還裝得挺像的。「不過，病人完全沒有病識感，所以 CC 和 PI 的部份都是來自家屬。」李亦小心翼翼，慎重地解釋著。

我抬頭瞄了他一眼，不明白他那股沒來由的戒備是什麼原因，從見面到現在始終輕鬆自在的他，此刻竟然流露出一種忐忑不安的情緒。

“這位 65 歲的男性病患由女兒陪同就醫，其女表示父親這三個月來行為舉止有記憶衰退的表現，常常找不到東西，叫不出親友的名字，變得比以前多疑，但長期記憶沒有問題，可以清楚描述二三十年前的事”

病歷上的現病史如此記載，我偷瞥了一眼病患資料的地方，嗯，姓李。再往下看到臨床表徵的欄位，“無病識感，否認一切失能行為，輕微妄想”，再翻開第二頁的記憶力檢測紀錄，真糟糕啊！典型難以配合治療的失智症。

我在腦中重新整理了所有的數據，深吸一口氣從資料堆裡抬頭，但當我對上李亦那張憂心忡忡的臉時，“阿茲海默症”這五個字

卻怎麼也說不出來，表面的言語停滯了，內心的想法卻如萬馬奔騰般襲來。

「病患是你的...？」我小心翼翼地問著。

「.....一個，對我來說，恩重如山的人。」李亦頓了許久，面色凝重地說。

為人醫者看似堅強果敢，但往往在面對自己親人的疾病時，會突然失去專業上的判斷和承認的勇氣，這點是我在幾年前替自己的太太割盲腸時領悟的，即便當時我已經視這種小手術為無物，但動刀時仍舊無法定下心神，擔心太太是否會有過敏反應，或是嚴重的大出血等等，庸人自擾。李姓病患，65歲，是個符合李亦父親的年紀，要真是如此，我完全無法想像李亦當時面臨的情況，自己的父親由家人陪同來看診，看的還是自己的記憶門診，口裡說著李醫師我沒有問題，卻不認得眼前的人就是自己兒子的那種諷刺又心酸的場面。

太殘忍了！饒是我這種不在乎別人情感，向來言語鋒利直言不諱的人，也沒有辦法忽視自己心中的同情，畢竟這種病情已經毫無恢復的可能，預後只能用糟糕來形容。

「李亦啊！辛苦你了！來日方長，站在醫生和兒子的角度，你都要好好照顧你父親啊！」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心中默默讚許他故作輕鬆的堅強，也為我的無能為力而抱歉。嘆了一口氣，把手邊的資料整理好，輕輕放在李亦面前，站起身來，示意我即將離開，縱使沒有親口說出我的判斷，我依舊不敢對上他那雙帶著絕望的眼睛。

步出李亦的診間，我一時之間被沉重的情緒壓得喘不過氣，怎麼回事？我怎麼也會有這種，放任情感擾亂理智和專業的時候呢？

* T大醫院神經內科門診助理 許慧 10月18號 9:30AM

難得休診的星期六早晨，我卻依然準時出現在李亦醫師的診間，如此令旁人不解的加班，我和李醫師卻已經有了某種程度上的默契。

「阿慧姐，這禮拜六.....能不能再麻煩你.....」前幾天李醫師那半抱歉半央求的神情，每每令我感到心疼而不忍拒絕，對李醫師而言，相較於他加班處理的事情，我不應該讓這樣的請求太過於艱難。

李醫師的記憶門診在T大醫院十分有名，專門檢測並治療阿茲海默的患者，也就是俗稱的老人癡呆。李醫師能在這方面如此傑出不是沒有原因的，除了一定的醫學知識背景之外，李醫師有著過人的抗壓性和天生樂觀的性格，要知道，老人癡呆這種腦部退化的疾病，絕大部分是很難痊癒的，甚至連好轉都有困難，能做的只是延緩病程，盡量讓病患及病患家屬維持某種程度的生活品質。面對這樣永遠無法戰勝的局面，李醫師一直以來都很開朗，他在剛升總醫師時曾經說過，「我們必須告訴自己，阿茲海默沒有那麼可怕，只有自己相信了，才有辦法讓病人也相信」，然後在大家被感動的默然無語時，補上一句「雖然真的很可怕」，把大家笑得東倒西歪。李醫師就是這樣一個幽默又有熱忱的人，即使再嚴重的病患，李醫師也很少輕言放棄。

一年前，李醫師的父親卻在他正值人生巔峰時病了，諷刺的是，罹患的正是李醫師接觸了十幾年，天天與之為伍的阿茲海默症。還記得那天上班時，李醫師難得少了笑容，看診速度也異常的快，似乎他的心思並不在

這個診間裡。當名單上最後一位病人離開時，李醫師沉重的告訴我還有一個人要來做檢測，那個人就是李醫師的父親。

「沒問題的啦！你爸爸不也是醫生嘛？高知識份子的機率很低的耶！」我記得自己當時是這麼安慰李醫師的。

而李醫師只是皺著眉頭，在口罩後面悶悶地回了句，「嗯，希望不是」。

可惜，當天的檢測結果並不樂觀，李醫師馬上替他父親安排了其他的腦部檢查，但李老先生堅持否認自己患病，眾人合力勸說，最後是以“拜訪”的名義，由李醫師的妹妹陪同之下，到影像醫學部去找那邊的醫師報到。

一年多來，李老先生的病情每況愈下，有時甚至認不出李醫師了，更令人困擾的是，他始終缺乏病識感，認為自己並不是一個需要別人照顧和協助的病人，拒絕一切的治療，更否認所有的診斷。在這期間，李醫師常常請教其他醫師的看法，不求治好他父親，只希望他能意識到自己是一個需要幫助的病人，而不再是當年那個在手術台上呼風喚雨的醫師了。

唯一值得抱持著希望的是，即使說服李老先生就醫是一件難如登天的事，但李醫師每次總能想出新的劇情，連哄帶騙地把父親帶到診間，陪父親聊天，再順著父親的話，適時地帶入病情講解，並說明應該注意的事情。但往往發展到這個步驟的時候，就是李老先生怒氣爆發的時間點，他會開始摔任何觸手可及的東西，然後邊咆哮著要我們不要像對待病人一樣對待他，邊氣呼呼地走出診間，費盡心思安排的溝通再一次失敗。

即使情況如此不堪，李醫師卻不曾放棄，上午診及下午診中間的休息時間，也常看他邊吃便當邊研究老人心理學，或是抱著資料

到處向有經驗的資深醫師請教，休診時間額外的加班也是家常便飯。

今天也是為了李老先生的事情而來，「這次是我們約好的，外科主治李主任，阿慧姐，麻煩你了」，李醫師語重心長地叮嚀著。

* T大醫院神經內科總醫師 李亦 10月18號 11:30AM

「國父革命十一次才成功，這不過是第十次而已，不算什麼的啦！」阿慧姐的聲音在一片靜默中顯得有點心虛，這樣的安慰，恐怕連她自己都難以下嚥吧！

身為神內總醫師，自己的父親卻罹患最沒有希望的阿茲海默，更糟的是，爸爸全盤否認所有的病情和徵象，敏感程度甚至到了一提及就發怒的境界。雖然與這個疾病奮戰了十幾年，但此刻我卻好像第一次遇見它似的，像無頭蒼蠅般亂了分寸，任憑它肆意的戲弄我，附身在爸爸的軀殼裡對我囂張的咆哮著。

問了許多醫師同袍，他們除了同情之外，似乎也沒有什麼正面的回應，但比起一個答案，也許我更需要的是一個發洩的出口，以前什麼事情都可以找爸爸商量的我，現在卻只能盲目地四處求援，甚至連以前有心結的老師、教授都找過了，卻始終沒有一個好的辦法，讓爸爸願意接受幫助。

這一年間，反倒是我接受了許多祝福與照顧，尤其是診間的助理阿慧姐，我常開她玩笑，說她渾身散發母性光輝，果然在我目前為止的人生最低潮時，是她義無反顧地陪著我，幫忙出主意，甚至在我提出加班要求時，二話不說馬上答應，可惜我不能擅自替他加薪。

話說回來，剛剛又是一次令人失望的談話。「我記得你爸爸以前最喜歡跟大家討論病情了，每次他抱著資料來敲我的門，嘴上說得客氣謙虛，但那股求知慾卻是全寫在臉上，神采奕奕的樣子，都讓我懷疑他是不是很渴望病人生什麼無法診斷的怪病呢！哈哈……」，忘了是哪個老前輩這樣對我說過，即使我的目的並不是要聽他話當年，但他的話卻給了我一個荒謬的靈感。

不知該說神奇還是特殊，爸爸雖然在生活中表現出阿茲海默的症狀，但對於二十年前的記憶卻異常清晰，聽妹妹轉述，已經退休的爸爸甚至常常穿著白袍出門，說有一台刀臨時要加開，以為自己仍然是當年叱吒開刀房的李 V。與阿慧姐商量後，我們決定採用“投其所好”的方式，希望藉由爸爸自己的判斷，讓他了解他是真的病了，然後願意卸下心防，接受我們的幫助。

沒想到依舊失敗了，但總算是有點進步吧！至少這次爸爸沒有發怒，甚至還看穿了我眼裡的在乎和期盼，只是……只是為什麼呢？爸爸都記得當年我讓他失望的跑台考，記得診斷疾病的依據，卻怎麼忘了那個對我恩重如山的人就是他呢？卻怎麼忘了，當年就是因為他毫不留情的痛罵，我才能下定决心努力用功，我才能有今天呢？

如此命運，早已超越了專業的範圍，情感潰敗，理智喪失。睽違多年，難得能有時間再次與父親面對面討論病情，但一切卻是那麼令人沮喪和失意。尤其最後，從來不擅長給予安慰的爸爸，卻對我流露出同情的眼神，那拍肩的動作，力道很輕，卻重重地擊在我的心上，擊散了我重新建立起來的信心，擊散了憑著親情而苦撐著的意志。一直以來，自己始終樂觀積極，父親每一次在診間的咆哮，我也都概括承受了，憑什麼我得一而再

再而三地遭受這樣的捉弄，憑什麼我得假裝沒事，親手拿著父親的病歷資料，然後接受父親最真實卻又最血淋淋的安慰呢？

啊！爸！你可知道，眼前這個被你安慰著的人，正因為你諷刺的安慰而哭泣啊！

* 阿茲海默症患者 李予強 10月18號
11:30AM

「爸，哥說了什麼？」一個陌生女子迎向前來，沒頭沒腦的對我說。





異於常人的她

藥學系一年級 王凱弘

100/11/18

「說一下吧！什麼時候離家出走的？」周敏登用筆端敲了敲資料夾，擺出他認為不會被家屬感到無情的臉，畢竟類似的案子最近見多了。

「大概是……昨天晚上吧？或是凌晨……反正今天一早就發現不見了。」妻子用手帕擦眼淚的動作使敏登心煩意亂，多麼老套的傷心方式，但他也無權阻止。

「警察啊，其實我看我們家薰潔常常有奇怪的表現，不知道有沒有關係……」鎮定的丈夫向敏登發問，右手拍了拍妻子肩膀。反正也沒事幹，聽個故事也好，敏登邊喝茶邊想。

「她很小就會玩我的電腦，還會偷看我的文件。」丈夫喝了口茶後繼續說，「對了，她很喜歡地圖，在五歲的時候耶！」丈夫的口氣有些微開心，感覺很滿意小孩好動，但敏登毫無反應，動動筆後繼續發問。

「有沒有她的照片之類的？她的房間有無異狀？」他揮了揮手，示意夫妻倆提出證明，「有的有的，就是她，六歲，很可愛的。」一張照片出現在敏登眼前，「我還以為你們會給手機的照片呢！不過這也可以。」他端詳了一下：紅色連身裙，短髮，髮夾，總之就是一個普通的女孩子。

但有一點讓他覺得奇怪：小女孩皺眉了，她似乎覺得疑惑，不是那種搞不清楚狀況的疑惑，剛好相反，那是非常清楚當下所做所為，卻認為不該待在那的眼神。

「她的房間很整齊，只有包包不見了，實在不覺得是夢遊啊！」丈夫說到，「她可能是想要去地圖上看到的地方就亂晃出去，真

受不了。」他摸著頭說。

「不好意思要提醒你們一下，這可能是綁架啊！」敏登直視丈夫，他似乎不以為然，「綁架？你是說在不驚動我們家警報裝置和我們下帶走我的孩子？」

但你孩子也沒驚動警報裝置和你們啊！敏登想了一下還是把這話吞下去，「有可能你小孩跑出去後被人拐走了，最近有戀童癖出沒啊！」這句話似乎嚇到了太太，「警察先生一定要救救我們家薰潔！調閱監視器之類的……拜託……」她又擤了一下鼻涕，第五次了。

「我們會通報失蹤兒少資料管理中心的，然後簽個名。」敏登將失蹤人口登記表遞給丈夫，「還有其他線索嗎？像是可能傷害你們孩子的人，或是與你們有過節的人之類的。」

「呃……這我不太確定耶，我是上班族，平常常畫畫，太太是家庭主婦，實在想不到結怨的可能。」無聊至極的回答從丈夫口中迸出，敏登挑了下眉，慣例性的安慰了下家屬後，便讓他們走了。

「徐薰潔……大概又是個八年十年也找不著的孩子了。」敏登邊想邊建檔。這時，有通電話打了過來。

半小時後，他面有難色的放下話筒。

100/11/11

這是妍芳帶的第二個班，她自認為有了上一個班的經驗，這次帶班一定會輕鬆許多——在遇到薰潔之前。

這不代表薰潔很調皮，很多現象顯示薰潔比同齡的孩子還要聰明許多。像是他要班上每個人帶一本家裡的書放在班上的書櫃，其他小孩都帶童書，只有薰潔帶了一本了凡

四訓，「從爸爸倉庫裡找到的。」這是她的回答。

雖然妍芳一直有嘗試和她講話，也希望她能去找其他小朋友玩，但薰潔似乎愛理不理，這讓妍芳有些洩氣，但也難以對她訓話。

下課鈴響，某些小孩衝去福利社或操場，某些小孩聚在一團聊天，只有薰潔在桌上看自己的書，大部分是妍芳放在書櫃裡的國家地理雜誌，那是她放進去的，似乎很多小孩喜歡看裡面的圖片，但薰潔似乎一直在找某個內容，連注音都沒教多少，照理講她應該看不懂的啊！

有一天，她在下課時到薰潔位子附近，輕聲和她講話，發現她正在看梵蒂岡的教堂，「很漂亮，對吧！」妍芳指著那個穹頂，「好多漂亮的顏色啊！知道在哪嗎？」

「梵蒂岡。」薰潔冷冷的回說，爾後又說了一句「上面有寫。」

「好聰明啊！薰潔，這麼聰明一定能和朋友談……」話還沒說完，薰潔就跑出教室，走向走廊的電腦，原先正在用的小孩似乎跑掉了，她坐在電腦上，時不時回頭注意有沒有人在看，讓妍芳也不敢直視她而低頭，這時她才發現：剛才那本雜誌是英文版的。

「哇咧！妳怎麼會把英文雜誌放在小學一年級教室啊！虧妳還做過兩年的小學老師！」男友簡泛之取笑她，手中的吸管不停在柳橙汁中打轉，「我是在圖書館廢棄雜誌區撿到的嘛！小學生只看圖，根本沒差。」妍芳不滿的吃了口蛋糕，「這不就有一個神童嗎？教子有方喔！」泛之笑說。

「所以妳都不知道她查了甚麼嗎？」泛之身子向妍芳靠前，「你那麼想知道？」她嘟著嘴，「也沒什麼啦！我看了下瀏覽紀錄，她在用 google map，不過啊，聽其他同學說，薰

潔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在看鍵盤呢。」

「哈哈哈哈哈！不會用啊！資訊課起碼要到三年級嘛！」泛之笑到隔壁桌在玩手機的小孩回頭看他，「想必是碰過手機的小孩，說不定她還會用手滑電腦螢幕呢！」泛之把蛋糕最後一口吃完，「說不定啊！薰潔被惡靈附身，所以對教堂特別清楚呢！」

「別亂嚇人啦！」妍芳皺眉，「那種事情怎麼可能發生？」泛之又對著妍芳凝視，「那你給我看她的相片啊！我來鑑定一下。」

她拿出手機給男友看，得到的是連聲讚美，「長得挺別緻的，就是有些憂鬱的感覺，放開懷的話應該……哇咧！已經是這個時間了，我得走了啊！」泛之拿起藍色夾克披在肩上，「每個禮拜天這時候就沒空，你老闆有這麼不人道？」妍芳抱怨的說，「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啊！」他付了錢後，趕緊出店。

100/11/18

「是她嗎？怎麼可能會在這裡？」柏村扶了一下眼鏡，又看了一次，不會錯的！就是那個女孩！

他還記得自己上禮拜看到一個背著小紅色書包的小學生來打鑰匙有多驚訝，不過現在的驚訝程度可是那時候不能比的，那小女孩旁坐的是個女人，大概是她媽吧。

柏村是坐了一段時間才注意到她的，所以沒準這小女孩是和她同一時間上車的也說不定，他開始猜她們會搭到哪裡。這時候搭火車應該是回鄉下看親人吧！也許是阿嬤，如果他們今天還要趕回家的話，大概在花蓮前就會下了。

不過他們也有可能是出來玩的，柏村環視一下車廂，看到小女孩後兩排才有一個可能是她爸爸的人選，穿著藍色夾克，和那小女孩旁的女人一樣在滑手機，可能是在傳訊

息。總而言之，他們也有可能和自己一樣，是要做到台東的。想著想著，眼皮也漸漸密合起來……

等等！幾點了？柏村一睜開眼，才發現自己睡著了，抬頭發現火車剛過新城，再看向那個小女孩，幸好還在，雖然覺得自己這樣在意很蠢，但車上的雜誌翻過後也覺得無聊，而且小女孩也滿可愛的，他打開包包拿出飲料來喝。

「各位旅客，花蓮站快到了……」到站的播報聲響起，那個女人便微站起來，看來是要下車了啊！柏村對於自己的預測神準感到滿意；但讓他意外的是：那個女的走出走廊了，小女孩還在原位。

「喂喂喂！小朋友啊！你媽媽下車了喔！」柏村不由自主的喊到，他旁邊的乘客用奇怪的眼神看著他，那小女孩回頭注意到柏村，搖了搖頭後，就又轉頭看向窗戶了。

她認出我了嗎？她是否知道她媽已經下車了？還是她媽媽其實在這車廂的其他地方？柏村心中滿是疑問，但這樣看來是自己搞錯了，他環顧四周後就又縮到自己的座位上。

「也許，她媽媽在其他車廂呢！」柏村換了個想法，但那小女孩手上也沒有手機，媽媽是要在到站後才叫他嗎？

到了用餐時間，柏村買了便當大快朵頤，他又注意到小女孩，她是不是六個小時沒吃了？不過小女孩和他都是靠窗，中間隔了兩個人，他也不太好意思走過去給她吃的。

「各位旅客，本列車的終點，台東站快到了，請您收拾好隨身攜帶的行李……」下車的人潮擁擠，這正是扒手最欣喜的一刻，不過柏村沒把心思放在嚴防小偷上，而是注意那個孑然一身的小女孩，她的父母呢？或是其他親戚？她似乎也沒有要等人的意思，和大

家一起擠到門口，柏村很想幫她，但又怕引人側目。

出了車站，柏村一時之間看不到她，算了，別管她，又不是跟著自己來的，一點關係也沒有。他走向附近的客運的候車區坐下，滑著網路論壇，發現一件震驚的事。

100/11/16

薰潔是個怪胎。

她總是一個人在教室的小角落看書，看到電腦椅上沒人就湊過去，一定是因為她是個喜歡吸收知識的怪人，才輕輕鬆鬆拿到第一名的寶座的。所以我們決定，要阻止薰潔看書。

第二節下課，當那群臭男生都一窩蜂衝出去後，果不其然，薰潔先是看了看走廊的電腦，發現都有人就跑去翻雜誌。計畫是兩庭向前拉住她的手說，「哈嘍！我是兩庭，我們去玩跳繩吧！」然後她會發現我手中的跳繩，旁邊的靜雯和雅若在旁邊揮手要她過來，然後她被吸引，大家一起玩，薰潔成績下滑，第二名的我就可以變成第一名了！

結果她完全不理，拿了雜誌就回位子，算了，我早就想到這種可能了！我拉著兩庭走過去，「我們要一起看！」

「還有十七本，去拿其他的看。」她頭都沒抬的回話，感覺兩庭快要發脾氣了，我叫她冷靜後，轉頭看向薰潔，「我就要看這本！」

「那給妳。」她又離開座位走向書櫃，我生氣了，我決定衝過去阻止她，就算撞到也無所謂，結果在快要撞上的時候她閃過去了！怎麼可能？結果我的腳無法自己的繼續跑下去，就這樣衝到窗戶外面！

我閉上眼睛，彷彿這樣能對頭部撞上陽台水泥地的痛苦免疫一樣，結果我沒有撞地，

頭離地板只差十幾公分，還感覺到有人用力抱著我的腰。「趕快過來幫我！」我聽到薰潔大喊，怎麼可能？她怎麼可能幫我？接著老師將我抱起來，一直問我有沒有受傷，我當場哭了起來。

「薰潔是你害姿伶摔出去的嗎？是不是？告訴老師沒關係，老師不會罵你。」老師溫柔的平視著她，結果她還沒回話，靜雯就邊哭邊說，「老師……薰、薰決……沒有錯，不是她……」事後老師沒有責怪任何人，只是警惕大家，希望不要再發生這種事。

放學後，我走向薰潔，想跟她道歉，但我只是站在她旁邊，一句話都說不出口。「你想道歉嗎？」她冷冷的問我，「我、我……」我只是支支吾吾的站著。

「那今天你來睡我家好了。」她看著我並笑著，我很意外，「可是，我的家人在外面……」

「我去和你的家人說吧！住一晚沒什麼問題的。」她拉著我的手，並示意我帶她去我家人的接駁車上。薰潔一看到我爸，就笑著說想邀我去她家住，而且她家很安全之類的，沒想到我爸居然答應了，薰潔又拉著我的手，帶我走到她家門前，按了電鈴。

房子很大，聽薰潔說還有地下室，看來她是個大小姐，旁邊的小郵筒露出一角傳單，是速食店的折價卷！我推了薰潔一下，指了指郵筒。

「應該沒關係吧！我也沒看過他吃速食。」聽到這個回答，我趕緊把它拿下來握在手上，這時，她的爸爸終於出來了。

「薰潔交到朋友啦！進來進來，你叫什麼名字？」進門以前，我以為薰潔的爸爸會生氣，結果他很熱情的握著我的手進門，又幫我把書包和折價卷放在沙發上，高高的又戴

著眼鏡，在他旁邊很有安全感。

「姿伶，你今晚就和薰潔睡好了，那個床應該能擠兩個小朋友，待會就過來吃晚飯吧！」她的爸爸親切的和我說話，我很高興的向他道謝，滿腦子想的都是今天晚上能做的各種興奮的事情。

薰潔媽媽做的飯好好吃，她爸爸還想幫我們洗澡，被薰潔拒絕了，所以我們兩個就在他監督下一起在浴室洗。到了她房間，發現連電腦也沒有，都是普通的玩具，我拿下一顆魔術方塊胡亂的轉，十點一下子就到了。她爸爸進來要求我們上床，並叮嚀說地下室很亂，別隨便到地下室，感覺比我想像中無聊。

100/11/18

幹完這一票後，就收手不幹了！

這個想法一直出現在泛之心中，但他要怎麼抽身？這個問題已經煩了他好一段時間了，忘記是從哪聽到的：行惡的人比起平常人只須受十分之一的制約，但要洗心革面，會受到比起平常人多十倍的制約，要再白回來恐怕沒想像中容易。

他心煩意亂，也許是被腦袋中的善惡鬥爭給搞得七葷八素，看誰都不滿意：賣台鐵紀念品的服務小姐每句話都讓她煩躁不已、後面的小鬼頭玩手機的聲音太大了！還有那個坐在左前方閒到左顧右盼的老頭，那個眼神就像雷射一樣，泛之感覺他似乎一直盯著自己看，很想揍他。

「各位旅客，本列車的終點，台東站快到了……」比想像中還快，看著自己手機電量只剩五分之一，泛之懊惱自己沒帶行動電源。把手機放回夾克口袋，他立刻走上走廊，並避免視線和其他乘客相交，一下車後便走向客運。

好不容易上了客運，結果泛之發現那個老頭也在車上，誰會在這種時候到這個鳥不生蛋的地方？但更讓他意外的是，在那老頭後兩排的靠走廊座位坐著一個女孩，是妍芳給我看的那位嗎？

紅色連身裙、短髮、紅色小書包，連憂鬱的眼神也符合，泛之有八成把握，這就是那位女孩，可是她怎麼會在這裡？離家出走？

同時，泛之心中又有另一個想法：這是增添業績的好機會……不行不行，剛才說了要放下屠刀，怎麼現在又起了壞主意，這可矛盾了啊！

她要坐到哪呢？他不禁好奇，畢竟快晚上了，難道是探親？那她爸媽應該在附近，不過他也不認識，所以也無法確認，而且來回探頭不就和那個老頭剛才的舉動一樣了嗎？這個想法又把他逼回座位，這才發現：大武到了。

從大武站到目的地還有一段距離，他回頭發現那女孩已經不在車上了，但環顧四周，卻也沒發現她，「不會真的是個小惡靈吧？」然後一轉頭，發現那老頭也下車了，似乎也在找誰。

出於對老頭的厭惡，泛之急忙啟程。沿途都是些無聊的圖騰，燈火稀疏，那個老頭在其中一戶停留，大概是他的老家。

到了大武漁港，通過把風的人，他進了船，「泛之你下次再敢遲到試試看啊！」同夥的責備他充耳不聞，只是開始用流利的馬來語和對方交涉。

「你們也看過了，這次還有些本地小孩，由於是原住民，都是可造之才，一個抵兩……」泛之的話被外面的槍聲打斷，「什麼！難道是條子……」

一顆子彈，他倒了下去，耳朵聽到有人

用馬來語罵他是內奸、渾蛋。

「妍芳……」

100/11/16-17

品涵認為老公是個喜歡黑夜的人，不一定是夜空，只是在他的畫作中有八成是黑色背景。這對品涵來說，是件神秘又浪漫的事。

有了孩子之後，她的老公就比較常在畫室中繪畫了。這個由她老公自己設計的小房間，充滿了富有生命力的畫作，她和自己的孩子都只看過這些畫幾次，因為老公不太會把畫拿出來掛，家中唯一的掛畫是一幅長畫，掛在客廳，畫中的人個個慌張無助，人物外表扭曲，背景以紅色和黑色為主，有種格爾尼卡的感覺。

這畫有些恐怖，來家裡作客的都這麼說過，不過薰潔似乎不怕，薰潔和同年紀的小孩相比很勇敢。唯一一次看到她害怕是在某天晚上，品涵睡著後感受到有人拉她的衣袖，睜開眼睛才發現是薰潔扯的。

「有聲音從我牆壁傳過來。」她小聲的說，品涵的頭轉向另一邊，發現老公不在了。這時他進房門，「剛才上了廁所，怎麼了嗎？」

到了她的房間，品涵的丈夫耳朵貼著牆壁，同時問到，「妳覺得裡面有沒有怪物啊？」品涵想阻止她老公嚇孩子，但看到薰潔似乎沒有什麼反應。這時，兩三下敲擊聲牆壁那傳過來，害得品涵和薰潔嚇了一跳，但他卻笑了，立刻揍了幾下牆。

「怪物！給我小聲一點！」他對著牆壁大吼，另一邊果然沒聲音了，他轉頭看著薰潔，「以後只要有聲音，就這樣嚇嚇他們，他們就不敢對你怎樣了。」接著就哄她睡覺，品涵覺得很窩心又很佩服。

也不知道是不是從那時候開始，薰潔表現得像個好奇寶寶，常常會跑去地下室門口

或電腦前面，似乎想找什麼東西。她也知道，這個世代的孩童對3C產品有興趣，也和老公商量過要不要買個手機給她，「小孩太早碰手機會出問題的。」他自始至終都是這個回答，連電腦也不讓孩子碰，不久後就搬到畫室去了。

品涵原本有些緊張，怕薰潔和班上同學會有代溝，但今天她帶了別家的孩子進來，這可讓她高興到不行。到了十點，老公也吩咐孩子們快去睡了，品涵躺在床上，為自己的孩子能融入班上感到開心。

當她再次睜開眼睛，看向時鐘，三點，老公又不在身旁了。這時，她聽到門外有腳步聲，十分細小，她打開了燈，在猶豫要不要出門查看，突然想到之前老公哄小孩的場景，又覺得這應該是心理作祟，也許最近太累了，才會有這種想法，要不也來嚇嚇怪物？

腳步聲愈來愈小，品涵原本要關燈繼續睡了，但突然有窸窣聲，是人在講話的聲音！她慢慢靠近門，耳朵貼在門板上，但聽不清，似乎是女孩子的聲音，難道自己女兒出事了嗎？她慢慢打開門，讓門縫的大小剛好容得下一顆眼珠子，第一幕就是那個來作客的小女孩站在通往地下室的樓梯前，左右張望，似乎沒有注意到品涵。

「為甚麼她在那裡？薰潔呢？」究竟要不要出去？她又猶豫了，周圍的聲音似乎都停滯住了。直到一聲「科擦！」的聲音出現，然後薰潔突然出現在視線內，抓著她的手並說了句話，「快回去！」品涵覺得事有蹊蹺，便走出門來，兩個小朋友都被嚇到了，姿伶還叫出聲來。

「半夜不睡覺，為甚麼要跑出來？」品涵發現剛才的舉動嚇到了她們，嘗試用緩和的語氣問話，「我、我們想看看怪物長什麼樣子。」

薰潔頭低低的回話。

「那是爸爸畫畫的地方知道嘛！爸爸有沒有說裡面很亂不要進去？」品涵說。

這時，她的丈夫從地下室走上來，頭轉向她們，一隻手裡拿著畫筆之類的東西，另一隻手抱著畫版。

「小朋友，你們有沒有看到裡面的東西？」這句話毫無抑揚頓挫，近乎無情，連品涵也嚇到了，不過就是畫室，幹嘛這麼兇呢？她想上前撫平丈夫的情緒，結果薰潔回話了，語氣中帶有無辜和歉意。

「我沒有鑰匙，打不開門。」她抓著裙子，頭低低的說。啾泣的聲音從姿伶那傳出來。

「是嗎？」他開了燈，「那就好，今天一直隱瞞著你們真不好意思。」他把手中的畫板展示給小朋友看，是一幅薰潔和姿伶站在一起的水墨畫。

「本來是想說姿伶下次來的時候給妳的，不過讓你們發現了，就現在給妳吧！」他把畫遞給姿伶，她遲疑了一下後，把畫抱住，沉默了良久後，說了聲謝謝。

「親愛的你不要嚇人啊！」品涵在吃早餐的時候向他抱怨，「抱歉抱歉，工作很忙，只有在晚上的時候有空嘛！」他轉頭對兩個小孩子說，「該上學了吧！書包都在沙發上喔！我送你們吧！」品涵看向沙發，只有兩個小書包放在沙發上，丈夫擦了擦嘴，提起公事包就走出了家門。

100/11/18

我沒能救的了小燦。

這是我看到那則有關台東土石流災害四周年的新聞時，腦袋中的第一個想法，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我發現自己和其他小孩不一樣的地方。

一切都是那麼的陌生，家裡的擺設都讓我眼睛為之一亮，這是一個嬰兒的正常反應嗎？我在那時才意識到，當我腦中出現這個問題，就已經能證明我的猜想了。我以前也有信仰，但我並不相信前世今生，可是如今，命運打了我一巴掌。

我不知道自己為甚麼能再活一次，小燦也轉世了嗎？我老公如今也在這世上的某個角落嗎？當我知道自己轉世在台灣，我很高興，起碼探望老家比較方便。

看到我的父母對我寄予厚望，原本想要就這樣活著，不要再去管生前的瑣事，畢竟我也無能為力；直到有天我母親出門，我在父親去廁所時瞞到電腦上的文件，也許現在我的腦袋發育未完全，但「許一燦」這三個字我絕對認得，還有後面的「台東縣大武鄉」，拉到最上面，標題是「人口販賣」！為甚麼小燦會在這裡？難道他還沒死嗎？

「小潔，爸爸的文件不要亂看。」那個男人突然在背後出聲，害我嚇到從電腦椅上滾了下來，他急忙扶我起來，「我真傻，小潔才四歲，怎麼可能識字呢？」他把我帶到房間並叫我不出來，又回去工作了。

我必須知道真相。

我生前幾乎沒碰過電腦，所以只要那個男人不在，我就會去學習怎麼用電腦，剛開始，光找開機鈕就花了我半小時的時間，而且四歲的我嗜睡，所以有可能一天下來也毫無進展；過了三個月，我去上了幼稚園，他也把電腦給收到畫室去了，接著我便一年也沒碰過電腦了，而且那男的也沒有買其他智慧型手機之類的東西，我又只能乾著急了。

這時我才開始懷疑晚上偶爾會從牆壁那發出的敲打聲，我和父母說，但他們認為這

是錯覺，我一直也以為小朋友會有這種幻聽是正常的；還有，我父親從小就一直幫我洗澡，用手搓揉我全身，也是直到我五歲，才開始覺得奇怪且不適。無論在家裡還是外面，他都是一副溫柔的樣子，又聰明又有藝術天分，連畫室都有……

沒錯，那個畫室，那裡面到底有甚麼？為甚麼不讓我或他妻子進去？我開始懷疑他，母親偶爾會給我一點小錢，讓我去買零嘴之類的，我都沒花，我設法偷到地下室的鑰匙並花錢去打一把，但一直沒機會單獨下去。

這時，我有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想法——我要離開這個家，起碼離開他。

其實這想法很不成熟（雖然滿符合我的年齡的），離開家後要怎麼活下去就是個很大的問題了，要是被抓去當雛妓或童工，甚至被賣到國外，那可是慘不忍睹啊！

現在小燦可能正經歷這件事。

我把拯救兒子當作動力，我不知道他現在在哪，所以我的目標是至少我去一趟大武，我想知道死後發生的事情之間的來龍去脈。

看到門牌後和車上的地圖後，才發現自己離家鄉有多遠。我慢慢存錢，直到上了小學，我發現了新的世界——國家地理雜誌。

我一直以為小學裡面的讀物應該像是弟子規或三字經那種，而我沒有因為身體年齡而享受看童書，也不太懂怎麼和小朋友打交道，所以國家地理雜誌的出現根本是救贖，邊看邊回憶起以前學過的國字。

有一天，我無意間翻到了梵蒂岡教堂那一頁，讓我回想起以前和老公計畫要去義大利的事情，我感到難過，但我怕我哭出來被發現，所以頭朝下。「很漂亮，對吧！」不知道什麼時候，那個老師坐到我旁邊，「好多漂亮的顏色啊！知道在哪嗎？」

「梵蒂岡。」我不禁脫口而出，又意識到這樣會被關注，所以又補了一句，「上面有寫。」接著就衝出教室，自然而然跑到電腦旁，眼淚從我眼縫中流出。我看著鍵盤，之前的練習似乎一點用都沒有，心裡十分難受，就這樣坐了好幾分鐘。

我愈來愈不想讓那個男人洗澡，但不知為何那個男的總是能說服他老婆讓他喜，我覺得噁心又害怕，直到有天有個女同學和我起衝突，我靈機一動。

放學的時候，她跑來找我，我知道她道歉但難以啟齒，「那今天你來睡我家好了。」我盡了全力說服她爸和我爸，才使我能有一天逃離他的魔掌，讓我和姿伶兩個人互相幫對方洗，但魔眼還是在門外窺視著，讓我想吐。

我看到姿伶拿進來的折價卷，背後有一些暗號，我都看不懂，但最後的兩個字「大武」讓我愈來愈相信小燦受害了。

晚上，姿伶和我都被敲擊聲吵醒，甚至有些嚎叫聲，她抱著我哆嗦著，「我們下去看看吧！看那怪物到底長甚麼樣子。」

之所以敢在這時候查看是因為姿伶在，量他也不敢對我怎樣，我們倆出房門後，我要求她站在樓梯口，我自己下去看，畢竟裡面八成不是畫室那麼簡單。

我答對了。

我用備用鑰匙輕輕打開門後，進入我視線的是三個女孩子，匍匐在地上，他們和那個男人處在從畫室的暗門進去的隔間，他手上拿著鞭子，同時性侵她們。我震呆了，這就是怪物聲音的真相，眼角餘光又看到一幅我和姿伶的畫，看來是早就畫好的。

從那個瞬間開始，我一刻也不想待在這個家。

我在學校查詢如何從板橋到大武，並在便利商店買了車票，便決定在禮拜五行動。我打電話向老師請了病假後，等那個男人載我到學校，下車後便招計程車去板橋火車站。

在火車上，看著窗外，心裡七上八下，我不知道這趟旅程有無意義，僅僅是想逃離那個男人的話直接和母親講就好了。這時我下定決心，就算沒有證據，就算連小燦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只要有一絲希望就應該做啊！我不想再後悔了！

於是我去廁所，壓低聲音向警察報案，謊稱說我是犯案者鄰居，發現人口拐賣集團在台東大武，我不斷聲稱這不是惡作劇，並希望他們能重視這件事。

到了花蓮站，原本快睡著了，結果有個男的大喊「小朋友啊！你媽媽下車了喔！」一回頭才發現就是那個幫我打鑰匙的那位，但我裝作不認識他，以免惹來更多麻煩。

好不容易下了火車，結果那個老頭居然也要去大武，我繼續無視他，從上客運到下客運，一眼也不看那老頭一眼，一到站就從後門衝了出去，去找自己原本的家。

但是，家沒了，也對，那則新聞裡，大武被颱風吹得很慘，被沖走也情有可原，這下生前的歸屬沒了，沿途也看不到人，我沒有目的往前走，直到我看到一個布告欄。

「許一燦，100年10月10日失蹤……那不是才失蹤一個多月嗎？」我又燃起了希望，如果折價券上的「大武」是指交易點，要賣人口，一定會在港口！

我衝到附近的大武港口，黑夜裡，只有兩艘船在港旁，其中一艘前面有兩個黑影。突然，雜亂的腳步聲進入我耳，嚇得我躲進草叢。

「有夠偏僻的，果然是好地點。」一個男人的聲音出現，是警察！他們有把我的話當一回事！我感動得流下眼淚。

那兩個黑影開槍了，警察很意外，不過他們似乎更意外，並說著一堆我聽不懂的話，接著大批警力便壓制住那兩個人，並進船制敵，我也跑了出去，卻被人從後面抓住了。

「沒想到在這裡看到你啊！」是一個警察的聲音！「這麼晚一個人亂晃，還晃到這麼遠的地方。」我一轉頭，才發現是在學校附近的周警官，「有不少人注意到你，只知道你坐南迴線，卻不知道到哪裡，幸好有個剛好和你同路的鎖匠發現你是失蹤人口，才知道你在大武。待會就和我們同仁一起回去吧！」

「我是無辜的啊！」我和他同時聽到一個男人大喊，是我的父親！周警官聽到聲音趕緊把我拉了過去，「你不是今天來報案的那位……」他指著父親，這時父親看到了我。

「女兒！你在這裡啊……放開我！」他

衝過來抱住我，我不斷掙扎，「我找你找好久啊！呃……我以為你在這，結果就被他們那群渾球給抓起來當人質了，幸好有這群警察。」他摟著我的肩，「女兒，你能證明爸爸的清白對吧。」

「當然可以，」我轉頭看著周警官，深呼吸一口氣。

「這個男人囚禁了三個和我差不多歲數的小孩，只要去我家就能發現了，他和那群人是一夥的！」我大聲的喊到。

「妳不要開玩笑了！哈哈！怎麼可能……」話還沒說完，警察就對他上銬了，並強行壓進警車內，另一邊的警察正在清點船上的被拐兒童。

而小燦就在其中，他長大許多，但我知道他是小燦。

我想去抱他，我想去告訴他「媽媽做到了！」，但我意識愈來愈模糊，然後暈了過去，我不確定能否再醒過來。但無所謂，只要他好，就算此後再也不能輪迴，也沒有關係……